国　耻　篇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书 城 遭 难

滔滔北去的湘江，巍巍高耸的麓山，为长沙这一历史文化名城平添了几分雄伟和秀丽。具有悠久历史的高等学府——湖南大学，就座落在麓山之下，湘江之滨，校园林木郁郁葱葱，校舍错落有致，与岳麓风景区溶为一体，显得特别幽静、优美。

就是这样一座美丽的学校，抗日战争期间，曾数次成为日军飞机的攻击目标，横遭劫难。

1938 年 4 月 11 日，星期天。春风习习，阳光普照，学生们或结伴进城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募捐活动；或相约登山，在漫游中议论着抗战以来形势的变化和发展……

午后 2 时，尖厉的空袭警报撕人魂魄般响彻长沙上空。顿时，全城的宁静、和平气氛被打破了。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慌忙向防空洞或其它可以蔽身的地方奔跑。5 个月前，1937 年 11 月 24 日，日本飞机第一次空袭长沙，造成 300 余民众伤亡，这次空袭后，又不知何处要遭受劫难。

空袭警报声刚停，长沙上空就出现了编好队的 27 架日军飞机，当它们在空中踞傲地盘旋之际，地面的高射炮立即开火，但日机并未在市区上空俯冲、投弹，而在岳麓山上空撒野、恣虐。不一会，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校区内一柱柱浓烟腾空而起，一声声爆炸震耳欲聋，湖南大学遭受灭顶之灾。

几颗炸弹和燃烧弹落到了图书馆，霎时，墙倒房塌，全都淹没在烈火之中；

一颗重磅炸弹落在科学馆与第五宿舍之间，两座楼房大部

被震倒，3个学生当即中弹丧命；

第一寄宿舍的楼外草地和院内正中各落下一颗炸弹，立刻出现两个约 2 丈深、3 丈宽的大弹坑，弹花飞溅，门窗破碎，墙壁坍倒。来校访友的两位客人因逃避不及而被当场炸死；

敌机投完炸弹，就摇摇晃晃地飞回去了，而留给湖南大学的却是震开堆堆土石的弹坑，冒着团团硝烟的废墟，还有那些血肉模糊、肢体残破的受害者的尸体。

在第五宿舍前的路上，横倒着一具四肢不全、腹部溃裂的尸体，旁边有一位妇女倒地痛哭：“夫呀！夫呀！ ……你死得惨呀！……”死者是科学馆的工友陈玉泉，他家中还有一个 5 岁的女儿和一个 70 多岁的老母。

在图书馆，人们面对的是一片火海。虽说敌机已经离去，但燃烧弹引起的图书馆大火却越烧越猛。重磅炸弹已将钢筋水泥骨架的建筑炸塌，大火正无情地吞噬着数万册图书。望着那在烈焰中逐渐化为灰烬随风飘去的人类文化遗产，闻讯赶来救火的湖南大学师生无不扼腕痛惜！

湖南大学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（公元 976 年),前身为岳麓书院，曾经历北宋、元、明、清等朝代。至 1903 年，晚清政府实行“新政”，将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，民国建立以后，1926年正式成立湖南大学。近千年来，虽有兴废改易，但仍学脉绵绵，始终为莘莘学子的求学之地。从书院的御书楼延续下来的湖大图书馆，藏书丰富，经典荟集，尤为人们所喜爱。为了适应现代教学的需要， 1929 年由省府拨款开始修建新的湖南大学图书馆，历时 4 年，于 1933 年 11 月竣工落成。它占地 9200 平方尺，钢筋水泥结构，设计新颖，规模宏大，建筑坚固，装饰精巧，门厅有 4 根直顶屋檐的圆形大柱，屋顶呈钟楼式的圆型，颇具欧洲哥特式建筑的风格。书库内采用钢柱双面书架，方

便借阅；图书阅览室、报纸杂志阅览室、研究室用房占近三分之二，完全突破了封建时代藏书楼的格局；另外，地下室还设有蒸汽洗手间等消毒卫生设施，使读者极感舒适和方便。如此先进的图书馆，在当时全国高校中也不多见。到了 1937 年，图书馆已有各种藏书约 7 万册，其中不少珍贵典籍。

而今，这座现代建筑及其丰富的图书被日机的炸弹炸塌损毁，在烈火中焚烧，怎不令师生们痛心疾首！他们奋力扑救，但图书馆还是悉付丙丁，仅存 4 根房柱耸立在一堆废墟之上，真是“峥嵘馆舍千间毁，大好图书一炬残”！

就在湖南大学校区遭受轰炸的同时，岳麓山风景区亦未能幸免，包括云麓宫在内的许多名胜古迹挨了炸弹，一些无辜百姓死于非命。自卑亭有两个农民被炸死； 崛涛亭前有 6 个游人毙命；清华大学迁长沙的新建校址处，有 18 人炸死，20 余人受伤。在山间游玩的一对姐妹，均不幸中弹，弹片由臀部打进，从肚部穿出，当即惨死。那一天，日机轰炸造成了亡 38 余人的惨案。而湖南大学教学、生活设施的严重毁坏，使“八百余青年学生，一时陷入无书可读，无处安身的惨境”。

日机轰炸湖南大学，是日本侵略者摧残湖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典型事例抗日战争期间，类似这样的日军暴行还有许多：

1941 年 8 月，日机将衡阳雁峰寺的梵宇僧楼，全部炸毁；

1941 年 12 月，日机将长沙妙高峰中学云南轩图书馆、潇湘一览楼等炸毁，并纵火焚毁了湘雅医学院；

1943 年 3 月 10 日，进占华容县南山的日军一把火将具有 2000 年历史的大禹殿和文昌阁烧成废墟；

长沙岳麓山的爱晚亭、白鹤泉的遮亭、古麓山寺的前殿、云麓宫殿宇神像碑刻等，均被日机所炸，或是被日军所毁……

这些，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楚湘大地所犯下的历史罪行。

祸从天降

侵华日军在屠杀中国人民时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残暴手段，诸如枪击、刀劈、火烧、水淹、活埋、轰炸、细菌、毒气等等。在这些残暴的杀人手段中，以飞机轰炸最为残忍恶毒，给中国人的灾难也最为惨重

在湖南，从1937年11月24日省会长沙第一次被日机轰炸死伤300多人，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的8年中，全省78个县有56个县遭到日机轰炸。无论湘北、湘中这些当时比较发达的地区，还是湘南、湘西的边远山区，乃至像龙山县那样的边陲地区，无论是军事区域以及铁路、公路等重要干线，还是非战略要地的和平居民区，以及广大农村，都有日机“光顾”。比如湘北的岳阳、华容、临湘、湘阴、平江等地，就遭受日机的多次轰炸。据平江县的统计，在抗日战争中，日军共出动飞机335架，轰炸22次，炸死16610人，毁屋14231栋，焚毁粮食100万担，炸死耕牛8980头。岳阳县从1939年8月中旬至11月11日的短短三个月内，就遭日机轰炸30多次，被炸死的同胞1900余人。仅1938年农历6月23日那一天，日军就出动18架飞机，炸死炸伤我同胞800余人，炸毁房屋300余栋。地处湘中的益阳县，遭受大的轰炸就有4次,其中1941年9月27日这一次，被炸死的同胞就有1300多人。

让我们再具体看看日机在湘阴县的暴行。

1939年6月，正是湘北会战的前夕。就在这月的23日、24日，日机两次对湘阴县城实行轰炸，将一个千年古镇夷为平地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使 1700 名中国同胞血肉横飞。

6 月 23 日的前二天，正是古历五月初五。五月初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。这一天，人们划龙船，吃棕子，喝雄黄酒，家家户户的门旁挂上艾叶和菖莆。即在节后二三天，人们仍然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。城关的街上，人群熙熙攘攘，走亲戚的，送节礼的络绎不绝，门旁的艾叶、 菖莆还绿茵茵、活生生的……

就在这喜庆的气氛中，善良的中国人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大祸从天而降。

下午三时，人们刚刚吃过午饭。因天气较热，大部分人都在家里歇息。这时，隐隐约约听到天上隆隆的飞机声，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大，接着全城响起了凄厉而恐怖的警报声。人们跑到屋外一看，九架麻灰色的轰炸机已飞临上空，但人们还不以为然。因为这一年多来，敌机经常从这里飞过，并没有丢炸弹，有人说日本人的飞机只炸国军和游击队，不炸老百姓；还有人说，日本人要炸就炸汉口、长沙那样的大城市，对小县城不感兴趣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南门口的码头上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人们扭头一看，那里已火光冲天。接着在泰昌粮行附近又是一声爆炸声，善良的人们，这才猛然发觉，日本人在丢炸弹。人们冲出房门，往街上狂跑。

顿时，街上乱作一团。人们扶老携幼，呼天喊地，你推我攘，狂奔乱窜，竭力夺路逃命。在衙正街，一大群人刚刚跑到街口，却被警察和保安队用枪堵住，说乱跑更会暴露目标，于是老百姓又一窝蜂地往回跑。这时飞机就在头顶，连驾驶室的鬼子都看得清楚。人们赶紧往姚光茂铺店和附近几家铺店里钻。敌机正好投弹，命中目标，一阵疯狂的轰炸扫射，近300人倒在血泊之中。

与此同时，在东正街、十字街、三井头等居民最集中、商

业最繁华的地区，敌机不仅倾泄了大量的炸弹，还投掷了许多燃烧弹。顿时，这里烈焰腾腾，成了一片火海。

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日机得意地飞走了。半个小时以前，还是欢声笑语，人声鼎沸、生机勃勃的繁华古镇，顷刻之间硝烟弥漫，火光冲天，悲痛欲绝的哭喊声令人撕心裂肺。整个县城，就像一座人间地狱。

南门口码头，是当时湘江上较大的一个码头，也是湘阴最主要的水路交通集散地。这里停泊着来自长沙、岳阳、常德、乃至汉口的大小船只。码头上，密集着上下货物的搬运工，上下客船的旅客，以及摆摊设点的小商小贩。敌机瞄准目标，在这里投下一颗重磅炸弹，当场炸死 100 多人。码头附近的水面上漂满了尸体和破船烂板，江水被鲜血染得通红。

码头不远处的泰昌粮行，是城关较大的粮行。当时老板正在收米入仓，挑担的、扛包的，加之贩米的和买米的，聚集了一大堆人。他们来不及躲避，全被暴露在敌机视线内，一阵猛烈的轰炸和扫射，当场炸死 150 余人。

在王家祠堂，当时杨姓和刘姓两家人因一小事正在吵架，围观的人有 100 多。一颗炸弹下来，60 多人当即全被炸死。

翌日，当人们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惊恐之中，还没有来得及掩埋亲人的尸体，敌机又隆隆飞临县城上空。但这次，日军不知是因为县城南昨天已被夷为平地，还是汉奸告密，得知城北有一个海军伤兵医院，那里有 600 多名伤兵，日机直飞北门外，在那里疯狂轰炸、扫射。但是除了将那里的几栋平房炸毁以外，并未发现伤兵。

原来，昨天敌机飞走以后，医院立即组织伤兵转移。凌晨，伤兵们分乘几艘木船，在汽船牵引下，逆水而上，向着长沙方向开去。

但是凶恶的敌人并不就此罢休。他们在北门没有达到目的后，立即调转机头，沿湘江向长沙方向搜索飞行。当飞到离县城 20 华里的萝卜洲时，终于捕捉到了目标。

伤兵船见敌机跟踪追来，立即就地抛锚。伤兵们不顾一切地爬上岸，争相往芦苇丛中钻。但已经晚了，敌机呼啸着俯冲过来，疯狂地进行轰炸和扫射。船立即被炸沉， 600 多伤兵几乎全部被炸死、烧死。可怜这些伤兵，在和日寇枪对枪的战场上，没有战死，却冤死在日军的机翼下。他们的血流入湘江，注入洞庭，向国人控诉日军法西斯暴行！

敌机两次轰炸，给湘阴县城关以毁灭性的灾难。据当年中心镇食盐委员关日华事后统计，当时中心镇有 4000 多名居民，日机轰炸后只剩下 3000 多人（因当时食盐紧张，居民按人口计划供应——笔者注），1000 多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被炸死，加上被炸死的 600 多名已经失去战斗力的伤兵，共 1700 多名中国同胞惨死在日寇的炸弹和燃烧弹下。这还不包括那些无法统计的乡下人和外地人。这其中有蔡绍和、姚光茂等 40 余户全家丧命，成为绝户。县城南部几条最繁华的街道，横七竖八地枕藉着尸体。这些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，树枝上，断墙上，到处挂着血糊糊的手、脚、碎肉块，其状惨不忍睹。几年以后，有人在废墟上盖房子，还在一排倒塌的墙里挖出了 5 具尸骨，二男二女，其中一具女骨的上面还有一具小孩的骨胳。

一些幸存的老人，回忆起当时的情况，仍像在做恶梦。很多人不愿多讲，因为一讲起当时的惨状，心里就难受。对日本侵略者所造下的亘古未有的罪孽，他们至今还愤愤不能自已。

轰炸以后半年多时间里，街上的碎砖烂瓦虽然已被清除，尸体也都被人收埋，但人们仍然不敢到这里来起屋、定居。很长时间，这里仍是一片乌鸦成群、阴森恐怖的废墟。

湘阴，是在南宋绍兴五年，即公元 1135 年成为县治的。到 1939 年，经过 800 多年，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，惨淡经营，用他们的鲜血和汗水筑成这座古城。它是湘阴县（包括今汨罗市）近 3000 平方公里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然而这座千年古城，在日机袭击下，顷刻化为灰烬。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这笔血债，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

营 田 杀 戮

营田，位于湘江与汨罗江汇入洞庭湖的三角地带，包括营田街、边山、三塘湾、堆山嘴一带，抗日战争时期，属湘阴县武穆乡。当时的营田街，有两百余家店铺，是湘江下游南北船只及物资的重要集散地。街口的停船码头为混凝土构造，呈鼓形，俗称“蒙鼓”，洞庭湖中的小岛青山隔水相望，民谚说：“蒙鼓对青山，房屋一千间，朝有千人拜，夜有灯万盏。”可以想见营田街昔日的繁华。

1939 年夏，国民党第九十五师五六九团、五七〇团布防于此。五六九团团部驻扎在大边山，以一个连的兵力布防白鱼歧，作为前哨阵地，其余布防于堆山嘴、朱木冲、三塘湾、小边山、营田街；五七〇团布防于大洪山至湘阴县城的湘江沿岸。

9 月 22 日，日军共 7800 余人，乘 130 余艘汽艇，从岳阳荷叶湖出发，进至白鱼歧、堆山嘴。翌日拂晓，日军从堆山嘴至营田之间的土星港登陆，紧接着向白鱼歧发起攻击。守军与日军展开激战，双方均有重大伤亡。

正当守军与日军决战的紧要关头，敌人出动 35 架飞机，低

空盘旋，用炸弹、燃烧弹、机枪，对营田的军民进行轮番轰炸扫射。顿时营田街及周围村庄，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。

营田沦陷。日本帝国主义者向被俘的军民大施淫威，进行极其残暴的杀戮和蹂躏。五六九团一营营长苗振华和二营营长夏绍武及士兵 500 余名被俘。日军将苗营长凌迟处死；将夏营长的四肢钉在门板上，淋上汽油活活烧死；其余被俘官兵亦遭各种毒刑，一个不留地被杀害。

被俘官兵被戮，百姓亦遭劫难。其中堆山嘴屋场首当其冲该处共住 15 户农民，共 93 人。日军登陆以后，不分青红皂白地见人就杀，见屋就烧，顿时血流成河，浓烟滚滚，除郑西堂 1 人逃脱外，其余的 92 人，不分男女老幼均倒在血泊之中。三塘湾居住着 7 户易姓人家共 51 人，其中青壮年 13 人。日军将这 7 户中的易佩纯、易汉纯、易保和、易凤美、易咏仪、易春福、易锡连抓捕，用绳索五花大绑，押到长塘六斗坵，跪成一排，由 7 名日军刽子手，各拿东洋大刀，嗥叫着向他们的脖子上砍去，顿时 7 颗人头滚落地上，鲜血喷溅。鬼子离去以后，易佩纯的幼子易新田，一边哭喊着爸爸，一边抱着父亲那颗血肉模糊的头往尸体颈上去接。他以为只要把头接上，父亲就不会死。其情其状极为悲惨。日军捉住大边山的农民易子勤后，将其按在屠凳上，模仿杀猪的动作，用一把尖刀从他的喉嗓处捅进去，一股鲜血喷出好远。然后又将他的躯体砍成数块，围观的数十名鬼子则拍手狞笑。

日军在营田蹂躏妇女的罪行，同样令人发指。日军占领营田13 天，天天寻找妇女强奸，共有 100 余名躲藏不及的妇女被强奸或轮奸。田彭柳屋一名少女被 8 名鬼子轮奸后，投塘自尽；营田街上一少女被鬼子捉住，欲施强奸，少女坚决反抗，因而被鬼子剜掉脸上肌肉和乳房，剥光衣服，被活活折磨死去；白

雪塘的 3 名中年妇女和一名少女，被 10 多个鬼子轮奸以后，又将她们的头发剪掉，衣服剥光，逼着其在村里转游。

日军在营田屠杀、奸淫之后，便纵火烧屋。昔日繁华的营田街及附近的边山、三塘湾、朱木冲、堆山嘴等屋场，均被焚毁得片瓦无存。

9 月 23 日至 10 月 5 日，日军占领营田的 13 天中，杀害无辜百姓 800 余人；国民党官兵战死和被杀害者多达 1200 余名；烧毁房屋 300 余栋，计 1700 余间。日军撤走以后，幸存者回得家中，只见残垣断壁，焦骨腐尸，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。

日军撤走以后，这里建了一座花岗岩大墓，将阵亡将士合并葬于墓中。

血 染 青 山

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的《长沙作战》一书中，有这么一段记载：

1941 年 9 月，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平野支队，“于 17 日 16 时在海军舰艇第一遣华舰队司令官小松辉久中将的护卫下，从城陵矶出发，经洞庭湖向湘江方面开始进击……于 18 日 4 时 50 分在下青山敌前强行登陆……10 时 30 分扫荡了全岛。”

这个被日军平野支队强行登陆并扫荡的下青山，是南洞庭中的一个小岛，现属湘阴县浩河区青山乡。这是由两个相邻但并未截然分开的岛屿组成的：北端叫青山，地形狭长，南北约 3 公里，分上山、中山、下山三段，彼此并没有天然界限；南端叫严家山，距青山约 1 公里。两岛总面积约 8 平方公里。所谓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山，只不过是略高于滩滁的几座小山包而已。不过，由于这个湖中小岛，距湘江、资江二水的入湖口均不远，正处于由洞庭湖进入湘、资二水的咽喉要地，故而成了日军“扫荡”的目标。而平野支队的这一次“扫荡”，竟在这个当时只有 1700 余名居民和不到 500 名中国守军的小岛上，集体屠杀了 800 名中国军民，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。

1941 年 9 月 18 日凌晨，为了配合日军在湘北发起的第二次长沙会战，平野支队 500 多人乘一艘登陆艇和 40 多只汽艇，在海军舰艇的护卫下包围了青山。他们强行登陆后，在 3 辆坦克的掩护下，用机枪自北向南扫射。守岛的第九十九军一九七师的一个营，在日军的猛烈进攻面前，稍作抵抗即被打垮。不到半天时间，除了严家山守军一个排仍在坚守抵抗外，日军占领了青山全岛。

一场灾难降临了。

在三圣庙前的稻田里， 300 多名当地百姓和 200 多名守军俘虏，被日军用绳子绑着，用铁丝穿着，密密麻麻地站成一片。他们的周围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。大约下午 2 点钟，随着日军指挥官的一声令下，数挺机枪吐出火舌，稻田中的人一排排地倒下，不一会，尸骸狼藉，血流成河，军民 500 多人全都倒在血泊之中。残忍的日军仍不放手，还逐个在尸堆中踩、踢，发现有蠕动的、呻吟的，便补上一刀。

稻田里淌着血水，泥巴染成了红色，血肉模糊的尸体一个挨一个，惨不忍睹。天快黑了，3 名中弹未死者渐渐苏醒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不巧被日军哨兵听见。于是，一群日本兵扑过来，从尸堆中翻寻出两个幸存者，一阵乱枪打死。仅剩下张子仁的妻子这个唯一的幸存者，躲过了此劫。待夜深时，她拖着伤残的身子，偷偷爬出了死尸堆。

三圣庙前的大屠杀震惊了岛上居民。他们随着 19 日凌晨严家山阵地守军抵抗枪声的最后停息，纷纷逃生、躲避。然而，四面环水，逃走谈何容易！虽说名叫青山，其实只有几个光秃秃的沙丘、几个荷塘、几条水沟及几片竹林，藏身也难。于是，年轻人只好白天潜入芦苇荡中，在水里泡上一天，到晚上才偷偷地回家弄点吃的；老幼妇女就只能在附近就地藏匿。尽管这样，许多人还是未能逃脱惨死的厄运。

三圣庙前集体大屠杀后，日军继续在岛上四处搜索，行凶杀人。

周家嘴一个人工挖凿的小洞中，一些老人、妇女和儿童躲在里面，不幸被日军发现了。日本兵先是用棉絮、门板、泥土三层堵住洞口，然后扔进瓦斯毒气弹，硬是将洞中的人全部活活毒死。事后，人们从这个洞中清理出 24 具完整的尸体。其中，有年过花甲的老人，有不满周岁的婴儿。他们一个挨一个就象睡着了似的，但却永远醒不来了。

一伙日军从另一个洞中抓出来 29 个老百姓，要把他们带走。12 岁的张竹松跟在被抓的父亲身后，边哭边喊。父亲不愿他也遭难，泣不成声地对他说：“孩子，别哭！回去吧，爸爸会回来的！”然而，他的爸爸没有回来。两天后，日军将这 20 多人全部屠杀了。因天气炎热，这些遇难者的尸体很快腐烂，在 20 多具尸体面前，张竹松竟无法辨认出自己的父亲，最后记起祖母曾说过他父亲的裤带一头是黑的，一头是白的，这才辨认出自己的父亲，他哭得死去活来。从此，张竹松成了孤儿。

有两个被打散了的守军士兵，满以为放下武器即可保全性命，于是向日军士兵投降了。然而，日军对放下武器的俘虏也不放过。他们押着两个中国士兵来到一个小山坡上，令其用铁锹挖一个土坑，然后逼迫其躺在自己挖好的土坑中。日本兵随

即在上面填土，两个中国士兵意识到将要被活埋，拼命叫喊着，挣扎着。日本兵便用刺刀在他们身上乱戳，接着，继续填土，直到他们气绝身亡。

日本侵略者是极端残忍的。他们丧心病狂，犯下了许多灭绝人性的暴行：

肖茂生的不满 1 岁的儿子被日兵抛向空中，接着用刺刀尖活活挑死。

一个日本兵强奸了一位姓黄的孕妇后，竟剖开孕妇肚子，取出胎儿抛置路旁；一伙日兵轮奸了一位女青年后，竟持刀威逼一个村民再行奸污，他们则围观取乐。

守军营长刘儒卿被俘后，日军将其剥皮，然后火焚至死。

青年农民肖胜文，被抓后作为“苦力”，受尽虐待。一天，他身藏菜刀，准备在僻静处伏杀日兵未遂，日兵将其杀害后，剖尸挖出内脏，然后用树枝撑开肚皮，吊在树上示众。

面对日军疯狂的杀戮，青山一些守军官兵及普通百姓，也进行了抵抗和斗争。

驻守严家山的守军一个排 40 余名官兵，在全岛大部失陷、孤立无援的情况下，依靠当地居民的配合、支持，与日军激战一昼夜，然后率领部分群众乘隙突围转移。

一位姓高的排长，曾孤身一人持机枪与敌人周旋，打死数名日兵，直至子弹打尽，被日军俘获后壮烈牺牲。

青年农民易志明被日军抓去当“苦力”后，有天，一名日军官令他打热水洗澡，他趁其脱去衣服之机，提着一桶开水迎头泼去，烫得那军官鬼哭狼嚎，全身起泡，眼睛烫瞎。

农民王吉生被日兵抓去带路。他巧妙地带着日兵走进雷区，与 3 个日兵同归于尽。

这些反抗和斗争是英勇的。但是，势单力薄的守军官兵和

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，毕竟难与全副武装的日军相抗衡。短短18天时间，日军在青山横行肆虐，杀死无辜百姓524人、守军官兵300多人，烧毁房屋280多间，宰杀耕牛43头、牲猪550余头，破坏和抢走渔船70余艘，奸淫妇女、抢走财物不计其数。胡复兴、周继初等24户村民被斩尽杀绝，胡寿清一家10口被杀了9个，黄跃文一家8口被杀了7个，许青梅一家9人，被杀得只剩她一个，不久，她就疯了，天天唱着一首悲愤的歌：

“三十年走大兵，不知杀了多少人，杀了我男人，杀了我全家好伤心……。”

厂窖惨案

那是1943年5月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洞庭湖滨的时候，他们在南县的厂窖地区又制造了一起“南京大屠杀”式的大血案：3天时间，3千多名日军，屠杀我无辜同胞3万余人。其中本地居民7000多人，附近居民6000余人，外地难民12000多人，国民党溃兵5000余人，还摧残致伤3000多人，烧毁房屋3000余间，焚烧船只2500多艘。大劫过后，到处断墙残垣，枯树焦土，尸横遍地，血流成河。

水陆空军事合围

位于烟波浩淼的洞庭湖西北岸、南县西南角上的厂窖镇，原名汉太垸，属汉寿县辖（1955年划归南县），总面积56平方公里。据说100多年前，这里还是汪洋一片，后来由于泥沙的淤积，才逐渐形成了这块洲土。这个由13个小垸组成的湖洲大垸，

沟港纵横，土地肥沃，盛产稻谷、棉花、苎麻、湘莲、鲜鱼，是典型的“鱼米之乡”。

然而，就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，1943 年 5 月 9 日至 11 日，却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大浩劫，日本法西斯把鱼米之乡的厂窖变成了人间地狱的“惨窖”。

1943 年 5 月，侵湘日军为了掠夺滨湖物资，歼灭驻防洞庭湖西北地区的国民党野战部队，进而威胁常德、长沙，给国民党重庆政府造成更大的军事压力。他们集结重兵，继 3 月发动“江北歼灭战”之后，又发动“江南歼灭战”。

5 月 5 日凌晨，日军第三师团、第十三师团、独立混成第十七旅、户田支队、小柴支队、针谷支队等部 15000 余人，自荆江南岸沿线据点出发，兵分几路向华容、安乡、南县等地水陆并犯。驻防这一地区的国民党第七十三军等 3 个军、1 个师的 10 多万兵力进行阻击。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和消极退让，所部节节败退，华容、安乡、南县相继失陷。

为了摆脱日军的追击堵截，溃不成军的国民党部队，拚命向西、向南方向夺路而逃。地扼洞庭湖西北水路交通要冲的厂窖大垸，自然成了国民党溃军西逃的重要通道。

5 月 7 日，从南、华、安一带败下阵来的国民党第七十三军主力 1 万多人奉命向厂窖方向撤退，随军而来的是南县、安乡、华容、石首等沦陷区的 2 万多难民。他们准备经厂窖西渡汉寿的酉港，前往常德等安全地区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这批溃军、难民抵达厂窖一带之际，日军已从水陆空三方面完成了对厂窖的军事大合围。

5 月 8 日，日军以独立混成第十七旅为主力，出动 3000 多人，汽艇 60 多艘，兵分多股，气势汹汹地向厂窖地区水陆并进。陆路两股，分别从南县、安乡直接进抵厂窖大垸东、北各堤垸；

水路两股，也分别自岳阳港和湖北太平口启航，进逼厂窖垸外的东西两侧水域，封锁淞澧洪道各渡口，截断国民党溃军和难民的西撤退路。与此同时，数十架飞机从汉口、当阳等地起飞，分批窜至厂窖上空侦察轰炸，密切配合地面部队的合围。

于是，云集在厂窖地区的 1 万余名国民党溃逃官兵和 2 万多名随军涌来的难民，加上本地的 1.5 万名居民，除少数突围逃出外，绝大多数被合围在这个东西宽 10 多华里、南北长 20 多华里的陀螺形口袋中。刹那间、觅生无路的人们，呼天叫地，东跌西撞，惊恐慌乱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厂窖大地笼罩着一片阴森惨淡的气氛。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在以厂窖大垸为中心的方圆 50 平方公里地区，开始了一场怵目惊心的大屠杀。他们进一村，杀一村，抢一村，烧一村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。河里浓烟滚滚，是船只被焚毁；岸上火光熊熊，是房屋在燃烧；忽远忽近的“啊啊”声，是日军杀人时的狂嚎。

永固垸尸骨累累

位于厂窖大垸中心地带的永固垸，也就是现在的新春村所在地，是个仅有六七平方公里的小垸子。日军在这里制造了一起起集体屠杀的血案。

5 月 8 日下午，天下着毛毛细雨，道路泥泞不堪。听说日本鬼子沿东西河道到厂窖地区来了，住在东堤一线的上千名村民和外地难民，还有一小部分丢枪弃甲的国民党溃兵，便纷纷朝永固垸逃命。他们以为永固垸离河道较远，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。顿时，垸子里人群拥挤，乱作一团。

5 月 9 日清早，几百名荷枪实弹的日军从东堤一线搜索着向永固垸这边扑来。不一会，人喊马嘶，永固垸被围得水泄不通。一边是日军震耳欲聋的枪炮声，一边则是手无寸铁的同胞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